

海天作家书系 / 孙延秋主编



刘志桂 刘昱[®]
Liuzhigui liuyu

狗狮谣

中国言实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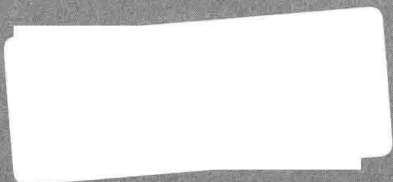
海天作家书系 / 孙延秋主编

狗狮谣 / 刘志桂, 刘昱

A3091460

I247.5

L76D



刘志桂 刘昱
Liu Zhigui Liu Yu

狗狮谣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狗狮谣 / 刘志桂, 刘昱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2.6

(海天作家书系 / 孙延秋主编)

ISBN 978-7-80250-922-1

I. ①狗…

II. ①刘…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027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编: 100101

电话: 64924716(发行部) 64924735(邮购)

64924865(总编室) 64963106(五编部)

网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 / 32 87.5 印张

总 字 数 2000 千字

总 定 价 220.00 元(共 10 册) ISBN 978-7-80250-922-1/I·115

目 录

第一章	狗狮喷血	/1
第二章	长江遇险	/11
第三章	清明尝新	/21
第四章	喊山风波	/31
第五章	同命相恋	/41
第六章	李代桃僵	/52
第七章	不速之客	/61
第八章	人神媾合	/71
第九章	血脉之忧	/80
第十章	母子遥思	/91
第十一章	金童玉女	/102
第十二章	茶姑失踪	/112
第十三章	赛茶黑幕	/120
第十四章	一箭双雕	/131
第十五章	引资迷局	/141
第十六章	鸳鸯戏水	/151
第十七章	暗藏玄机	/161
第十八章	氏族情仇	/170
第十九章	仙人指路	/180
第二十章	金蝉脱壳	/190
第二十一章	山穷水尽	/199
第二十二章	情断义绝	/208
第二十三章	浴火重生	/217

第一章 狗狮喷血

黎裕山走进惟一茶楼时，太阳在镇东山巅上探出了半张脸。泡水湖镇四面环山，或许因为温泉四布的缘故，这里的春天比周边的山区来得早一些。春风初拂过后，山山岭岭就开始绿了，茶树也抽出了嫩芽，这满山遍野的就葱翠欲滴，滴得七沟八壑的小溪绿莹莹活泼泼地淌着，于是绕镇而过的左溪河也满当当的。

黎裕山刚在八仙桌前落座，惟一茶楼的掌柜黎复生就奉上盖碗茶。盖碗名叫青花玲珑，景德镇产，青花图案间，有菊花型镂花，看似有眼，摸却无痕，看上去似白玉一般，这工艺这器质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黎复生将沏好的茶水放在桌上。然后退了一步站着微躬着身子。黎裕山也不言语，一只手卧在盖碗边，另一只手捋着下巴的一束花白的山羊胡子，闭着双目，直挺着身板。

黎复生说：“山公，您请用茶。”黎裕山含首唔了一声，算是回答。他将碗盖欠开一条缝，茶香便随水汽涌了出来。黎裕山又默坐了一会儿，待开水把茶叶伸展开来，把茶味浸淫在水里，水温也合适了。才一手托着茶碗，另一手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盖纽，提起碗盖，将浮沫刮到碗沿，然后尖着唇扑地一吹，将浮沫吹出碗外。然后又将碗盖盖住，仍旧欠一条缝，这才将茶碗凑到唇边。唇还没挨着碗

沿,只听得吱地一声,茶水便扯着一条线到了黎裕山的嘴里。他把茶含在嘴里并不急于吞下,而是用舌尖搅着茶水,用味蕾细细地感受着,许久才将茶水吞下,茶香立马在他的肺腑里缠来绕去。他不紧不慢地吸过几口茶水,这才舒出一口长气,于是唇齿间都有了香气。

黎复生一直默默地立在一旁,身子微躬着,好像他是黎裕山的随从,在听候着黎裕山的差遣。黎裕山品过几口茶,喉骨上下滑了几滑,滑出了轻轻地一声唔,随即又微微地点了点头。黎复生也跟着躬躬身子,然后再站直,脸上浮出一缕笑意。黎复生说,山公,您老慢用。然后转了身子离去。有了黎裕山的赞许,黎复生做生意才更有底气。

黎裕山平生不沾烟酒,唯喜品茶。他在泡水湖镇是评鉴茶叶的权威。据说,他品茶评茶的本领是与生俱来的。黎裕山出生在富裕门庭,历代都是商人和读书人,只是人丁不甚旺。黎裕山之前,他的父母有过三次“托恩弄瓦”之喜。待他从娘肚子里爬出来,便忙坏了一屋人。家人赶紧用一只红辣椒包了一粒蒜塞到酒壶嘴里,在院门外放了一串长长的炮仗,算是“报朝”,镇上的人便知道黎家有了“托福弄璋”之喜,便纷纷来贺。

黎裕山做周岁时,外婆家送来了摇篮、坐篮、衣被鞋帽,还有金手镯银项圈。沐浴过后,黎裕山包裹一新,放在坐篮里,外婆边拍坐篮边念唱着:前拍拍,后拍拍,宝宝不会受惊吓。然后用搓麻线的纺锤敲坐篮边,并念道:纺锤梆梆响,宝宝乖乖长……,接着就用扫帚围着坐篮扫三圈,扫毕念道:四面扫得映映光,保护宝宝健康康。再接下来就是例行抓阄。

厅堂的一角设有案几,上面放了文房四宝及其他象征性的物品。抓阄的习俗由来已久,孩子的长辈们就想通过抓阄预卜先知,看看孩子的命运和前程是什么,是读书搏取功名,光耀门庭,还是经营买卖,做生财守财的富翁,还是一事无成,当一个白丁作田郎。黎裕山的母亲抱着他,在一片称赞祝福声中走向案几。此时,他的

父母既兴奋又不安，他们的期待很明确，如今家境宽裕，儿子应该成为学有所成的读书郎，沿着科举的路，一步一步地去登天梯，做官做宦，光宗耀祖。当黎裕山被抱到案几前时，欢笑声叫喊声顿时停了下来，大家都屏住气，等待着命运攸关的一抓。黎裕山看着满几花花绿绿的东西，双手在空中拍打着，似乎也很兴奋。他的母亲俯下身子，靠近茶几，手却禁不住轻轻地颤动起来。黎裕山清亮的大眼睛，闪着纯洁无瑕的光芒，伸出了小手。他的手直接向一管徽墨伸去，厅堂哗地一声欢呼。黎裕山胖嘟嘟的手指却不抓墨，只是摸了一下，又将小手移向描花的小盒，将小盒紧紧地抓了起来。这是一盒茶叶，茶叶在抓阄里象征着一种产业，还有驱邪扶正保平安的意义。所以，全家人还是挺高兴这抓阄的结果。

黎裕山小时候长得煞是可爱，天庭饱满，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读书又有灵气，私塾先生说，这伢仔怕是文曲星下凡，必成大材。可是他是茶壶里的饺子，肚里有却倒不出。每进考场，他满肚子学问都烟消云散。长成少年后，考过几科秀才，都名落孙山，后来取消了科举，他便断了那金榜题名、出人头地的念头。他父亲引以为憾，他却说，到得县考放个屁，也替祖宗争了气。一技之精也可安身立命，我就依袭祖业，以茶为业吧。黎裕山平时也喜写点文章，他的文章署款有两个，一是“己未秀才”，二是“不入流”。前者初看以为是己未科的秀才，其实是说自己未曾中秀才，后者则明白地说自己不入九儒之流。由此可见其性格和立世态度。

黎裕山可以说是茶水泡大的，平日下了学就在茶店里，跟店里的师傅们厮混，有时还跟父亲到茶馆喝茶，天长日久，耳濡目染，练就了品茶鉴茶的功夫。

泡水湖镇有两样好东西，一是茶馆，二是温泉。镇上有钱有闲的人日常生活少不得这两样老天赐予的好东西。他们把自己的活法称之为上午人泡水，下午水泡人，晚上人泡人。这人泡水就是指喝茶，茶客们一壶茶几碟茶点可以坐大半天，下午从茶馆出来直奔温泉泡澡。镇上的人把温泉称作泡水湖，把洗澡称作泡湖水。所谓

的人泡人即泡妹子，也就是如今所说的泡妞。小小的圩镇竟也有好几家妓馆。

黎裕山称自己洁身自好，只喜欢茶和温泉，而无不良嗜好。茶客们却戏称黎裕山的水泡人是洁身，而人泡水和人泡人却是自然好。黎裕山对此说法只是一笑了之，并不介意。

黎裕山最喜欢去的就是惟一茶楼。惟一茶楼座北朝南，遥对狗狮脑山，山脚下便是左溪河。茶楼是一栋三进建筑，院门临街，因院子小，院里没有种树，只是沿围墙摆了些花钵盆景之类，营造出一种雅致。大门前有六级青石台阶，门柱上有联云：惟茶真香旗枪试焙春尤早；一水清澈杯盅搜肠句更佳。字体端庄秀丽，堪见功力。门前的廊下两边，横悬着两根竹篙，这是茶客们挂鸟笼用的。各种鸟都有自己的叫法。有的八歌还修过舌，训练过的，能模仿人说话，见了客人猛不丁的来一句：请上座，泡好茶。或者学一句插科打诨的俗语，能把人逗得开怀大笑。茶客们就是在此起彼伏的鸟叫声里喝茶、闲聊，大有名士风流的遗韵。进了堂屋的门，两边是回廊，中间是天井，天井后面便是大厅。大厅和回廊摆了十几张八仙桌，可容纳百余茶客。厅堂的一侧有楼梯，楼上隔成几个茶室，隔板和窗户棂格都精雕细镂，古色古香，墙上还挂着字幅，内设红木茶桌，靠背木椅，席位舒适，清新幽雅，窗明几净，凭窗远眺，左溪河两岸风景和狗狮脑山景色历历在目，令人心旷神怡。

惟一茶楼的茶客不但有贩夫走卒引浆卖者流，也有许多上得台面的人，一类是县乡绅缙耄老，墨客骚人。他们以茶相聚，谈古论今，传播时闻，或者摆枰弈搏，任情消遣，打发时光。另一类是商界成功人士，他们舍得在茶楼砸钱，以炫耀自己的富庶，同时交流商机，互传经验，还有一类则是“鸟迷”，人坐茶楼如同置身丛林幽谷，那婉转入耳的啁啾音调，真让人销魂宁神。兴致来时，还斗一番鸟，下些赌注，引得茶客喋喋不休，围观评品，倒也十分热闹。

黎裕山喜欢惟一茶楼是有缘故的，原来这茶楼是他的祖业。他的老祖宗云珊公自清嘉庆年间创业以来，曾经红火了好些年，在县

城、州府、省城都设过分号。祖传的茶业几兴几废，到了他这辈又现了颓势。他自己年事已高，难以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儿子外出读书又不肯回来，在外面闯荡，也不知他以何为业。黎裕山眼看茶楼难以为继，就把茶楼盘给了堂侄孙，自己还留有三分之一的股权。凭着黎裕山在茶业说一不二的权威，加上又还是茶楼的股东，现今茶楼的掌柜黎复生把黎裕山奉若圣明，对这位叔公也就恭敬有加。

黎裕山年轻时就喜欢看些闲书和诗词歌赋，轶闻掌故装了一肚子，又喜涉琴棋书画，可以说是饱学之士。尤其与茶有关的学问，他张口就来。当地有六月初六晒书的习俗。黎裕山虽有许多藏书，然而不晒。到了晒书的日子，待他过足了茶瘾，便让人端了竹躺椅放在院中间，坦腹而躺。有人问他这是何等原故，他答曰：晒书。有人认为他过于张狂，不信他这一茬，便故意暗中做手脚，试一试他的功夫。有一回，一位茶商从庐山的名泉带回一瓦罐水，邀黎裕山品茶，老夫子欣然前往。主人摆上茶具，撮入茶叶，头沏因为不喝，便急冲急倒，这样省得茶味沁出，造成浪费。二沏水才是品茶的第一道茶，宜缓冲，使茶叶味挥发出来，待司水工沏好水盖上碗盖，又等了片刻，大家才开始品茶。黎裕山刚浅啜一口。便噗地一声，将口中茶水吐到椅边的孟钵中，大家目光惊诧，看着黎裕山。黎裕山脸露不悦之色，说，你们这是给我喂猪馊水啊。主人慌忙解释，这可是从庐山带回来的天下名泉呢？怎么，不合您老茶仙的口味？黎裕山说，水不论河水、井水，皆贵之于活。东坡先生早有定论，活水还须活火煎。你这千里迢迢带来的水是真是假，且不论它，即便是真，带回来也是死水了，即便天下第一泉又如何呢？水之活如同茶之新，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再说了，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一方茶也须一方水，你这异地之水泡当地之茶，这茶还水土不服呢，这样还不糟蹋了好茶。这时，大伙才恍然大悟，诚服地说，老茶仙所言极是，所言极是。

还有一回，黎裕山在惟一茶楼喝茶，一位茶友捧上一包新焙出的客娘茶。客娘是当地对待字闺中的妹子的称呼。客娘茶也是当地

的名茶。这茶的产地在狗狮脑山之南，更偏远，山更高，林更密，终年云海纵横雾气缠绵。到了采茶时节，主人家专请十四五岁的妹子摘茶，那些年龄稍大的妹子则不在请之列，那些已婚的女子就别想参与其中。采摘客娘茶的工价也要高出两成。采茶的妹子听到鸡叫三更就起床，背着扁篮，打着火把出发，翻山越岭，赶在茶叶上的露水未蒸发便开摘。摘完后又得及时赶回，下山后即刻杀青焙干，这样做出的茶叶奇味奇香，妙不可言。那天也是不凑巧，采茶的妹子返回路过狗狮脑山时，天空突然降下大雨来，妹子们无法行走，便猫在山上的茶寮歇息。天黑后才收了雨，妹子们赶紧点燃火把，跌跌撞撞的摸下山来。因为耽搁了半天时间，茶叶又淋了些雨。主家不敢怠慢。茶叶一下山就杀青，接着焙干，做出的茶叶条索色泽与往常并无二异。

茶友奉上的就是这批茶叶。黎裕山并不看茶盏，而是闭目养神，而众人却目注着他，看他是何反应，坐了很久，黎裕山才慢慢地伸出手，他不是往常那样先欠开碗盖的缝，翕动着鼻翼，把从缝中溢出的气味吸纳到肺腑之中。他将碗盖忽地一下揭开，雪白的热气骤然升起。正当众人惊诧未停之时，他伸出另一只手把茶碗端了，将茶水倒入孟钵，然后将茶碗放在桌面，说了声：注水。待注了水，众人又瞪着眼等了漫长的片刻。只见黎裕山将碗盖揭起斜端。碗盖内的蒸汽水缓缓地往下滑，聚拢，再加速滑到盖沿，成了一滴水珠，滴到桌面上。

黎裕山斜了一眼桌上的水珠，啪地一声盖上碗盖，愤然地说，你们这帮混蛋，竟敢戏弄老夫！众人诺诺，那位献茶的茶友忙说岂敢岂敢，不知茶仙有何见教，我等愿闻其详。黎裕山说，酒是越陈越好，茶是越新越美。茶叶贵在新鲜，刚采摘的新茶，即时焙制，那色香味才能完备，否则成色大减。你这是什么“客娘”？简直是剩女。你这“客娘”虽然也没出阁，但已遭人践踏，不是残花也是败柳了，不是真客娘，是假客娘。真正的客娘是身洁如玉，真正的客娘茶有原身清香，你的客娘茶有吗？

众人听了莫名其妙，只有献茶者心知肚明。问道，茶仙凭何如此断言？黎裕山说，真正的客娘茶的水滴到桌上不涣不涸，而是聚水成珠，晶莹剔透，就像慈禧太后钗子上的一粒祖母绿，看得你眼珠子也跟着发亮，那才是真货。

黎裕山就是凭着自己的绝技，在茶业界站稳了脚跟，而且颇有金鸡独立之势。在泡水湖镇，在龙泉县城甚至在南昌的业内，黎裕山也享有口碑，他成了无人不知的茶圣，一提起他，无不津津乐道。本来他是可以担当中兴一代重任的，可是他生不逢时，正当他欲大展抱负之时，井冈山下这块土地成了红白拉锯之处，战火频繁，民不聊生，茶叶生产和生意日渐凋敝。然而有人偏把衰微的茶业看着一块肥肉总想张口啮牙连血带肉地啃一口。有人霸山掠地，拓展茶园，有人开店营茶。还有地方官吏、军警乡绅、恶棍土匪，时不时地向业茶者派税派捐敲骨吸髓，稍不能如愿，便巧设名目踹你一脚，狠狠地将你的招牌砸了。

惟一茶楼仰仗着黎裕山的威望，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左避右闪，四面出击，苦苦地挣扎着。这世道不让人活，但活着的人不得不活，这茶叶生意越不好做，但以茶为业的人不得不做下去，此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活法呢。惟一茶楼开了一百多年，近几十年来，风满楼雨满楼，在风雨飘摇中未曾坍塌。黎裕山时常自称老朽，然而惟一楼的不倒正是有赖于这老而不朽的支柱。只要黎裕山在店里品茶也好，闲坐也罢，惟一楼的掌柜伙计们就有底气有定力，放心大胆地做生意。

惟一楼的斜对面有一家挹翠茶楼，原本是正经的生意人家，与惟一楼互通有无和气着生财。因为缺少周转资金，中了别人高利贷的圈子，于是江山易主。挹翠茶楼的新东家是龙泉县土匪团总的亲戚，便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又财大气粗，就将挹翠楼巧取豪夺了。接手之后，摆开架势跟惟一楼唱对台戏，想把惟一楼挤下台去，欲当业界的龙头老大。他们卖茶八点五折优惠，吃茶的九折优惠，还邀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在茶馆设局，请人吃茶，起到帮助吆喝的作用，

一时间熙熙攘攘、茶客盈门，热闹得很，营造出一派欣荣。惟一楼的生意淡了下来，黎复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慌忙问计于黎裕山。黎裕山闭目养神，缄默不言，许久才像禅宗公案里的赵州大师从嘴里蹦出三字。赵州大狮说的是吃茶去，而黎裕山说的是：沏茶去。

黎裕山有个怪脾气，不喜欢同达官贵人一起吃茶，却不避贫民白丁。他说不与贵交不显我贱，没有交情的所谓贵人要造访他，也难免吃闭门羹。他以为官非请自人民宅，就好比野猫子进宅凶多吉少。黎裕山有几个相契的茶客时常相聚，品茶闲聊，兴致来了的时候吟诵一通全卢七碗茶的诗或者别的古人之茶诗，吟毕，几个老顽童开怀大笑，其乐也融融。

日头在镇东山升起三竿的时候。黎裕山的茶友陆续到了。

那位身穿青色长褂，脸色又白又胖的老汉说，山公，你说如今这世道，我祖上在乾隆朝也是有过功名的，我虽然没有山公你的学问深，之乎者也总算念过几年，我们这些读书人怎么……

黎裕山截住他的话：别提读书人行不，在有皇上的时候，还七娼八盗，九儒十丐呢？读书人连娼盗也不如，我看呀比乞丐也好不到哪里去。如今还不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土匪强盗还有发国难财的时候，而读书人只能苟活于世，这读书人三个字，如今好比是骂祖宗的粗话。

那位穿玄色对襟短褂的老先生，嘴里含着一口茶，目光盯着黎裕山，待黎裕山打住话头，咕咙一声将茶咽了，开口道：世道不太平，别说读书人，有几个的活路好呢。跟日本人开战也有些年头了，开到如今民国三十三年了，几时是个了结。黎裕山说，是啊，鬼子虽然没有开进泡水湖这地界，有谁知道，我们这大后方像前线一样遭那小鬼子的祸害。

黎裕山的话，大伙自然明白。抗战以来，江西省政府迁到与龙泉县相邻的泰和县，蒋公子经国又在赣州推行新政。最直接的缘故莫过于国民政府在龙泉县的砂土岭建了个飞机场，山凹中趴着美国飞虎队陈纳德的飞机。日本佬的飞机炸省政府，炸蒋公子的行

营，炸陈纳德的飞机，冷不丁地到了泡水湖镇的上空，往圩镇山乡丢炸弹，经常炸得山庄狼藉，血肉横飞。

另一位裘衣马褂的老者说跟日本人打仗，可不是好玩的。我的一个亲戚是留学东洋的，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来，经济突飞猛进，工业异常发达，有的是利炮坚船。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干的几回仗，哪一回不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弱者无尊严啊。这日本鬼子想揍就揍你没商量。

黎裕山叹了一口气，说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一回要是败在日本人手里，中国人只有当亡国奴，到那时中国人就是牛就是马，任日本人骑，任日本人打。

黎裕山这么一说，几个老者的目光悲凄凄的，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黎裕山见状忙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扛着，还是那句老话，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穿长衫的赶忙附和：是啊，是啊，清谈无益，喝茶喝茶。于是气氛一转，话题变得轻松了。身着短褂的老汉说，山公今年该七秩了吧，到时该讨杯酒喝，热闹一场。黎裕山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诸位兄弟知道我自小体弱多病，患有肺疾，动不动就“血口喷人”。我原想我是短寿的命，没曾想如今挨到七十岁，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也该满足了，可我还不想死。虽然世道艰难，可宁愿世上待，也不愿土里埋。我能活到今天或许阎王爷喝醉了酒，忘了勾我的号簿。假如我要做寿，这吹吹打打、锅碗瓢盆、菜刀砧板、叮叮当地响起来，惊醒了阎王爷，勾起了他的记性，取来鬼簿，将我的名字一号，我岂不乌乎哀哉。你们饶了我吧，放我一条生路，拜托、拜托。黎裕山的一席话把大伙说得捧腹大笑，都说黎裕山你这个小气鬼，找了个歪理由。

日当中天的时候，这几位茶友尽兴而散。黎裕山待杂工收拾了杯盏，抹了桌子便让黎复生取来一张对开的千年红，又着他磨了墨。黎裕山走到桌前提起笔，敛气凝神，然后挥笔刷刷地写了起来。黎裕山写毕放下笔，又凝神自赏起来，嘴里嘞出一字：贴。

黎复生伸长脖子看了一眼愣住了，他说：叔公，这能成吗？对过店里都在打折，我们每斤茶卖三元，比原来还高出半块银元，每碗茶也提高一文，再说，我们哪来的新品狗狮脑……。黎裕山又嘞出一个字：贴。

没曾想惟一茶楼的顾客多了起来，有的还是从挹翠楼出来直奔惟一茶楼，柜台里的茶叶一个多时辰便卖光了。

太阳下山的时候黎复生离开惟一茶楼，匆匆来到黎裕山的家里。黎裕山正在竹躺椅上看书，见黎复生来了坐起身将书放在椅边的方凳上。黎复生汇报说，你那海报就是一道魔咒，人们争相抢购店里的茶叶，对过的挹翠楼下午三点钟就上了铺扇，关门大吉。叔公，你使的什么魔法，我想得头痛也想不明白。

黎裕山说：有道是茶叶两头尖，三天两天就发癫。这其中的奥妙啊……天机不可泄露。黎复生赶忙躬下身子，尖起耳朵，以为叔公要倒诀了。

黎裕山慢条斯理地问，你说说狗狮脑茶和嶂山的翠眉各有什么特点？

黎复生胸有成竹地背诵出来：狗狮脑茶条索紧匀，外形秀丽，叶嫩多毫，色泽翠润美观，香味鲜浓持久，汤色清亮，为绿茶中的绝品。而翠眉外形与狗狮脑茶堪可媲美，银毫披露。因产地多有椴树，茶叶便有椴蜜的芳香，也算是绿茶珍品。

黎裕山说：品茶人口味很刁，欲新欲奇，让翠眉为狗狮脑茶锦上添花，这茶味岂不更浓，这茶香岂不新奇？

黎复生啊地一声，惊得张开的嘴收不拢。黎复生走出叔公家的院门时，抬头眺了一眼狗狮脑山。一片云雾与狗狮脑山相拥着。紫雾从狗狮脑的嘴里喷薄而出。

黎复生心里格登一下，狗嘴里又吐出血气了，老天爷又要给泡水湖镇降祸了。

第二章 长江遇险

良唯一离开泡水湖镇离开狗狮脑山是嘉庆初年，这年他整二十岁。他是东家黎云珊雇的尾舵，即木排最后一节的掌舵人。泡水湖镇的木材要在左溪河一节一节的用篾绳扎紧，放到县城的泉江河，再将一节一节的木排连接起来，木排经过泉江河的八十四滩，才能进入赣江。龙泉县的木材从泉江、碧洲江、蜀江等水路进入赣江，在泰和县的马家洲形成集散市场。因为赣江水深，木材商都要在马家洲采购大量的木材，扎成排，再叠成三层，顺流而下，入鄱阳湖再进入长江，销往安徽、南京一带。良唯一离开泡水湖镇那天心气有些不顺，全是那条狮毛狗惹的事。以往良唯一外出狮毛狗也会跟着，如果不让它跟时狮毛狗也就朝他摇摇尾，然后吠几句以为作别。可是那天，狮毛狗却要跟他下山，他返身撵了几回，狗往回跑一阵又立住，等他走远了又跟了上来。开排的时候，狮毛狗站在码头上朝良唯一点头晃尾。待排走了一程水路，良唯一猛不丁地发现狮毛狗蹲在排上。良唯一气不打一处来，抄起竹篙一扫，狮毛狗应声落水。木排走了几十里的水路，良唯一却又发现狮毛狗蹲在另一节木排上，良唯一心想这狗大约该作死了，随这畜牲去吧，不过一条

狗命而已。

排到赣江的马家洲照例抛锚，购买木材、重新扎排，手忙脚乱地搞了三天才又启程。几天后到了鄱阳湖的湖口，正赶上长江水倒灌进鄱阳湖，排便停了下来。排工在行排时有许多禁忌。没上排之前排工所言所为可以随随便便，无拘无束，一上了排便有许多规矩管着，就连说话也要谨小慎微，有些话还要反串着说。排工得把斧头唤作“铁子”，把汤匙唤着“脚划子”，把筷子唤作“竹篙”，把油唤着“溜子”等等，不一而足。因为筷子是散的，木排忌讳散、筷子又谐音快指，只有排在危急时刻才用竹篙快指，斧与虎同音，排在水中走，水中又有龙，如出虎音，便是龙虎相斗，不吉利。

木排在湖口抛锚的那天傍晚排工们买了一些鱼和酒，一时兴起，就留卖鱼的吃晚饭。开饭前只按往常的人数摆了碗筷，卖鱼人见少了一份家伙就说：筷子，筷子。如果是排工这样说，免不了挨一顿臭揍。卖鱼人不知规矩，不知者不为过，也就没人计较。这木排一路走来，良唯一每日三餐过后，都让狮毛狗饱食一顿。湖口那天晚上狮毛狗不吃不喝，卧在排上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狗眼里还蒙着一派雾气。

第二天早晨起来，长江水位下降，木排即顺湖水进入长江，平平安安地走了三日。在离南京城不远的的一个沙洲旁抛锚歇夜。

良唯一在沉睡中做了一个梦。他看到了狗狮脑山离他很近似乎又很远，他的脚力很强劲，一步一步地攀登。那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如同天梯，竖立在漂渺的云雾中，风一会儿轻盈一会儿强劲，不时地涌起层叠起伏的波浪，白云翻卷着，脚下飘飘的如同踩在棉花堆上。良唯一艰难地向山顶走去，越爬越高，身上的衣服都湿了，冰凉冰凉的。忽然一阵大风刮来，良唯一的身体旋转起来，然后是坠落，再坠落，他的心也跟着往下沉。接着，他的头被人敲了一棒，便跌进了一个黑洞，这是个没有底的深渊。

这时，他感觉身体被拽住，被拖着走，这是阎王爷的手要拉我进鬼门关吗？良唯一似乎拼命挣扎着欲挣脱阎王爷的手，而那只手

死死地拽住他，一来一往地搏抖着。良唯一终于身疲力尽，随那手拖着。蓦然，良唯一的身体落在绵软的地方，像是棉絮，又像是沙滩。良唯一心里一阵颤栗，我这是到哪儿了？是阴曹地府吗？良唯一肚里翻江倒海地难受，太阳穴也咚隆咚隆地作响，如同一场戏的开场锣鼓。

许久，肚里翻腾着波浪，青山关不住，一泻千里。良唯一肚里好受了，可喉咙里却火辣辣地痛，嘴唇火烧火燎的难受，就连身体的肌肤似乎也在生烟冒火。他的身体不能动弹，他渴望有水让他清凉一下，给他的唇，给他的额头，给他的肌肤抹一丝爽快。

久旱的禾苗逢甘霖。果然有水滴到他的唇边，滴到他的脸上，然后又抹到他的身上。他舒服了许多，又沉沉的睡去。良唯一也不知什么时候醒过来的。他发现自己躺在长江边的沙洲上，而身边卧着狮毛狗，全身狗毛湿湿的，紧伏着狗身，狗显得小了许多。

这是昨晚木排停泊的地方，可是不见了木排，也不见了撑排的兄弟们。这时他才恍然，昨晚他们遭遇了大水大风，冲散了木排，兄弟们也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而他自己被大浪晃到江里又被木头撞了头面部，昏沉江中，幸好狮毛狗把他拽了回来，救了他一命。良唯一一把将狗搂在怀里，放声大哭起来，狮毛狗黑洞般的眼眶里，涌出几滴眼泪。

良唯一坐在沙洲上默默无言，呆呆发怔，长江水在他眼前奔腾而去，水势浩荡，激起急流险波，暗藏着逆水漩涡，它能毫不费力地将一个生命卷到黑暗的深渊，并将这个生命吞噬。面对这样汹涌的江水，良唯一感到自己的孱弱无比，微不足道，他在心里问自顾奔腾的长江，你把我的木排、我的兄弟卷到哪里去了？良唯一想到自己如今身无分文，去家乡千里举目无亲，倘若被水淹死了也就一了百了。可是一想到老母亲，想到东家黎云珊心里就隐隐作痛。良唯一思来想去只有到南京城找到老客户，借点盘缠回家，才能有个了断。良唯一一路行乞朝南京城方向走去，身后跟着狮毛狗，省了一根打狗棍，讨得饭菜，人狗共食。他们成了相依为命的好伙伴。